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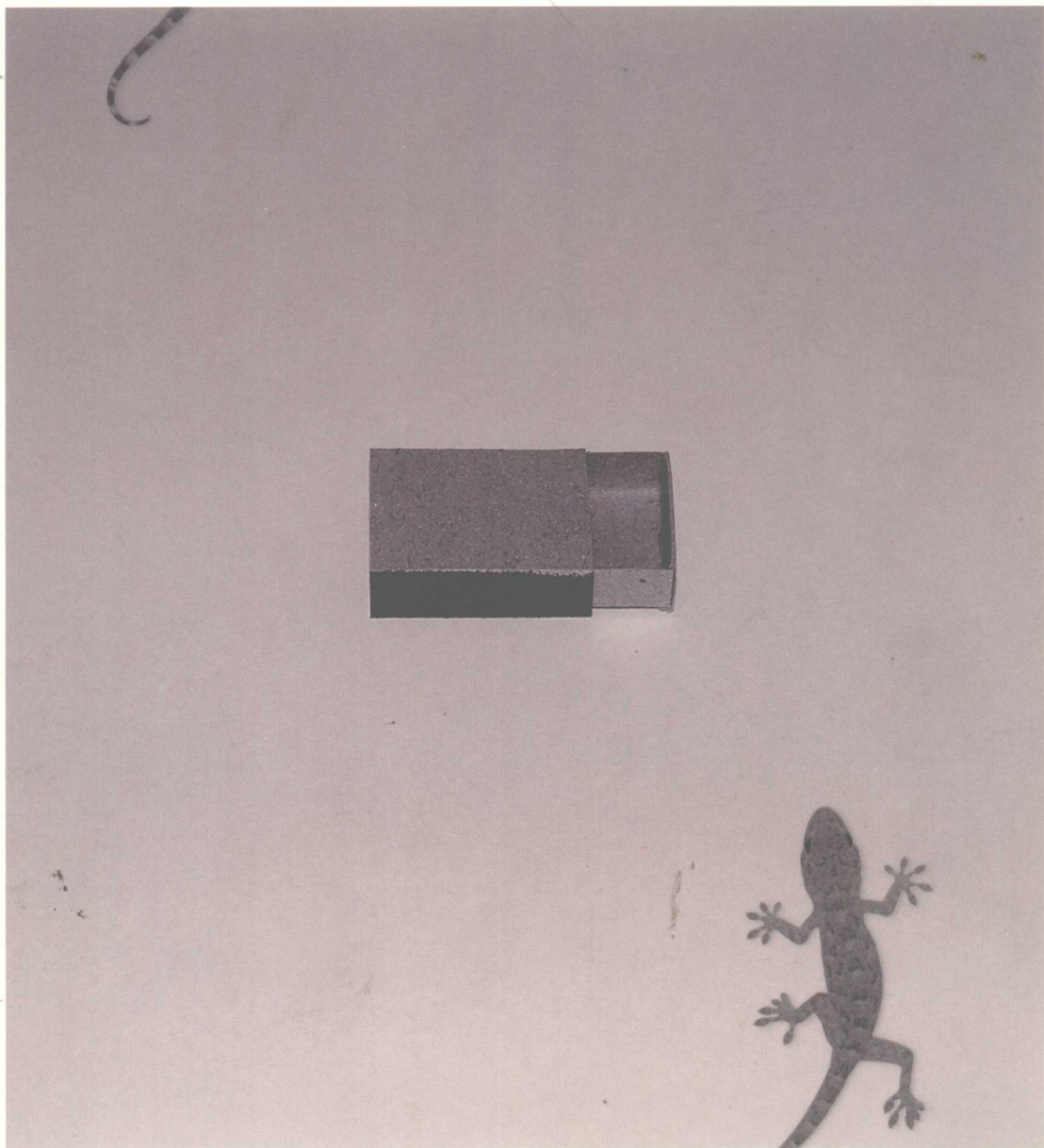
新人文

耳 镜

刘
恪

自
选
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人文

耳镜

刘恪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耳镜:刘恪自选集/刘恪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1091-636-3

I. 耳… II. 刘… III. ①文学评论—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06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733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封面设计 张胜·生生书房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2.25

字数 545 千字

定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刘 恪

1953年生于湖南岳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曾先后任教师，记者，文学期刊主编。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国土资源部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市》，《蓝色雨季》，《寡妇船》，《梦与诗》；小说集《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理论专著《欲望玫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近600万字，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图书奖和期刊文学奖。



作者像

第1次 2008年1月第1次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2.25
 字数 545千字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小 说

考古学	(3)
没有红豆树	(21)
纸风景	(30)
向日葵	(43)
饥饿的天空	(62)
河的第三条岸	(75)
异物	(88)
第九街区	(101)
婚床	(117)
空中墓园	(130)

散 文

心疼春天	(143)
雪的精灵	(147)
翼上日落	(152)
午后阳光	(162)
迷宫行走	(166)
雨季的感觉	(171)
张家视界	(175)
在天地之间	(184)
太阳话语	(190)
听雪	(200)
翻译绿色	(204)
雪山 草地和牧羊犬	(208)
花的布施	(214)
海然	(217)
鄂西风物志	(237)
水韵 喀纳斯	(241)

理 论

完美的罪行	(251)
性的历史	(258)
历史的幻象	(263)
知识分子田野	(270)
走路的思想	(277)
文化物语	(282)
纸上寓言	(291)
锁孔里的艺术	(302)
词语的植物园	(310)
阅读的危机	(317)
生存还是毁灭	(333)
沉思,石头和风琴	(341)
色彩的声音	(348)
推动圆环的女孩儿	(355)
画布上的情人	(364)
阳光下的棕榈树	(372)
达利绘画中的语言	(379)
发光的女性	(390)
国际超文本小说探究	(400)
文本的生产	(408)
先锋的由来	(414)
先锋的可能性	(426)
先锋的含义	(438)
时间诗学	(452)
空间诗学	(474)
自由诗学	(491)
后 记	(508)

小说

考古学

九女墩作为地理学的专有名词，早已灰飞烟灭。极偶然的时候，旧辈人作为口误才提到它，如果有后生追问，所有的老人都会缄默其口，连连摇头，表示不晓得，都几十年前的事了。古罗镇新修的《地方志》提到“九女”时，语焉不详，甚至连姓氏也不可考。倒是在“九女”一词的注释中说，历史无“九女”公案，疑为“救渔”一词的书写失误。耐人寻味的是一段话：新墙河西入东洞庭湖，历为军事要塞。是为岳阳或长沙的天然屏障。

古罗镇距洞庭仅数十里，新墙河在此像书画中的转折笔，略顿一挫，继续蜿蜒向东。从河阶拾级而上，岸口即镇口，有株巨大的槭树，横斜逸枝，余荫半覆其镇，镇东首为奎星阁，有实心砖塔，原本有梵铃叮咚，年代久远铃声也哑了，倒是从槭树底下喊一嗓子，声音从狭窄街心的麻石条上滑过，音韵绕塔，便有一缕朝阳抖落。

沿岸找不到九女墩，能找到的是新墙河的流水。

没有地点，如何命名？我查找《洞庭志》，没有。上个世纪我开始查找《荆楚岁时记》，于北京中国书店购得一册，没有。某年春节我购得了《风俗通义》仍没有。止于上世纪末我已绝望，不再寻找九女墩，巧在两千年我去江西讲学回故乡去看看那条河水，居然看到一个古旧刻本的《岳阳风土记》，书中记载了许多河流与湖泊。三江口南四十里又曰湘山。纤毫边注于左：

泗渡一生，只作水的记忆。纵使运流千载
河的清澈透亮，射出时间爪牙。捻一棵青草，岸
是流动的岁月。煮酒散青烟，思念把卵石磨光。
从此一垒白骨，河中都是古老事物，夜深人静，
都是商女亡国的烛光。

——《酒语》

时光又过去了三年，在北京的边缘地带，许多重大事情都是风云过眼。

我每次在棕红色的书柜边抚摸那些纸质的文本，间或跳出的文字，蚊虫嗡嗡，蜻蜓薄翼振动，时间长长的尾巴划过视线，在窗前留下一些虚拟的痕迹，阳光绕窗棂，红色折变为橙黄，淡化为墙角紫色的纹路，“九女”一词从下面升起来，阳光把它叠印得清晰真实。

实在按捺不住，有九个女人的神秘，值得走一趟古罗镇，哪怕是找不到踪迹，只要有心理想象性的抚摸来满足，那也是一件美妙的事儿。

1 没有文字的记忆

树木讲述的都是历史感伤的记忆。一个世纪后寻找人们不愿回忆也没法回忆的往事，在河流旁边谁能活过一百岁？如果找到抽旱烟的老头，或者徐老太太，他们仍只能转叙古罗村的起源，新墙河边的蒿草没有从前茂密，晾在河岸树杈上的渔网再也没有叮叮咚咚的声音了。

我弄不清是槭树在往事中展开细微末节，还是由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左腋挟着一个木盆，右手在臀部间自由摆动，古罗镇的石阶很光洁，女孩身体有些前倾，把屁股努力得很圆，有意思，她穿一条牛仔裤，两腿收得很结实。

我打量着鸟儿如何从树叶间飞出，携着绿色，一纵一跃，展翅是一个侧面剪影，掉在马头墙上，黑色小瓦伸出一棵草，菖蒲。石菖蒲细长，叶面叶缘光滑，鸟只保持跃过菖蒲的姿态，头左右摆动之后，仍去啄那瓦缝，叮咚响声细微地可以传到门楣。鸟类为嘴活着，啄动是它的生命。

我喜欢找女孩儿问话，仅在于她的语调柔和好听，你知道马老倌住哪一家么？

啥马老倌，牛老倌，镇上只有一个麻爷爷。

对，对，我就找那个麻爷爷。

女孩儿没回话，抬头望着槭树上的鸟巢。叶子是飘上去的，一扬，画出弧形，又缓缓地下落，会合第二片叶子，第三片叶子，第四片叶子层次不齐地往下坠落，阳光线索很细密地牵挂，色彩散成一个网络，那叶飘成阵，很好看。女孩一指，你看那树叶一层一层，叠成了向上的阶梯。

我被她的话震惊了，明明是下滑的树叶，在阳光中凝视，那些梯级在头的上方，墙角，屋檐，宇顶，还有牌坊，一叶一叶在上天布阵，这就像在河间的船篷里看岸，河谷依秩而上的石阶，不也成了树叶上升的石阶么？

在镇东头与奎星阁有一个空地的间歇，女孩带我从左边绕一小路，实际是镇的后街，数百步之后便进了小院，有青石天井，过回廊女孩推后门，顺手

一指，我见一老者在牛栅栏边拴缰绳，我问老人过去的事，他摸摸索索地说，旧时候，是不是有结绳纪事？这倒让我难住了，我记得女娲结绳造人，没听说结绳纪事，但远古有结绳纪事我也仿佛听说过。他说，我已瞎眼了，过去的事也看不清了。他摸索出来，我扶着他到天井，转过走廊，西厢门打开了，我钻进去，室内很暗，似乎觉得火罩或网一下框住了我，我用手一扯，天，小屋里挂满了麻绳。老人说，伢崽，你有啥事，问吧。

我向他提起了九女。老倌把手僵在麻绳上，啥九女，八女，城里女人有的是，来乡里找什？

不是九个女人，是地名，叫九女墩。

老人只顾摸着他的绳子，他的摸索大都在横向寻找，偶尔停在一根麻绳上才从上向下地捋麻绳，他认真地侧耳倾听，又似在凝思结想，嘴里咕咕唧唧，并不在意我回话，是那种个人独白，在时间的流逝中，动作仍是一种想象性的停顿。

没有文字，记忆如何流传？

那个女孩儿在回廊里喊，爷爷，吃饭了。女孩儿也羞涩地向我招了招手，那天的风带着阳光，还是有些阴凉，潮湿从这栋古旧的风子里四面八方地散发出来，女孩儿是一棵树，丰满。由于阳光和湿润的综合，女孩儿清灵得似能浮起在空中，又能栽在庭院中，只有她的红色和蓝色把古老的小院顶起来，她的声音是燃烧中的爆竹，响亮清脆。她从我手中接爷爷时，胳膊瓷实有力。我是认识麻老倌的，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有儿子媳妇，更不能相信他有孙女。

后生，你是本地人。麻老倌拿着筷子停在碗边。

嗯罗，我用乡音答，女孩这才听出来，古罗镇在应答之中不用单音呼应，一般呼应是两个音节，尾音轻声。

我是马老大的儿子，16岁参军出门，读书又去了北京，留在那个地方。我因为爷爷是革命烈士，才被部队破格录取的。

唔唔唔，你是，马老大的满崽，马家在，马，唔唔，唔唔唔，麻大爷口齿不清，答非所问。那女孩儿歪着头认真地看着我，马家，我们镇上没见过。

我笑着问，姑娘，你多大了？

19岁。姑娘低下头说。

这难怪，我家在20年前便移居岳阳市乾明街。我叔叔和姑姑也在荣家湾。

2 寻找以后

太阳晚落的时候，河面皱起涟漪，清凉从河谷升起来，有一两个妇人挑水上来。蚊蚋扑扑棱棱地在灰蒿、益母草上翻卷，有晚风掀开妇人的衣襟，桶里的水和衣缘在树叶间抖动，部分日子已经掉在黑暗中了，杂货铺合上木板，百货店拉上了铝合金的防盗门窗，只有小酒馆照常开着，临街青砖黑瓦的房子檐高，斗拱虽被风月剥蚀，但看那些廊柱雕花还很清晰，倒是街后的一些棚顶凹陷，有些烟熏火燎的断墙，特别是沿河的一线旧街是吊脚楼式，石头堆砌的旧基脚，部分红砖墙，水泥铸的基础反差很大，老人一看便知道，那是历朝累代维修留下的痕迹。

我让姑娘带着在暮色中寻找古罗镇老人。

童年的气息再一次进入体内，那种酸涌的潮湿，还有田野上闷热浮游着的粉尘，那是一条熟悉的小径，虽没有目的，却有一个延伸的方向，早年背离你厮守在白日 and 晚上，某一刻，你相信已逃离了这个故园，你无限期地走了许多陌生的小路，好像有一种力量把你推上了大道，光明宽阔，自以为到了辉煌灿烂的极限，任何人都不能生活在大道上，拐弯，小路，又一次把你引回家，从小路上走才能回到自己的家，最好是有树，树上的巢，鸟飞过，并且叫出一声，呼应你的心灵，路从树下边过，有小草，草向来都是保护路的，从草丛中的路回家，那才是真正的家。

回到古罗镇我不用找，便到了家。那边门楣站着一个妇人，肯定奶过娃娃，衬衣上有奶渍，光线从上落下来，奶奶在宛宛地动，其实那不过是晚风牵动了衣服。女人候门或者是接丈夫，或者召唤自己的儿女，这一刻我才明白，过去那种强烈的逃逸感，是期望外面的世界，男人的欲望在一种没实现的争斗之中，他害怕故乡的囚禁，软弱的精神在家里找不到上升的阶梯，于是找一种生活的缺口，从那里射出去，诱惑不是别的，是一种对远方的期待。记忆之箭你以为它射远了，其实它落在你家的门坎上。

秀芳姐，你这，在等二狗哥么？

你是？她眼睛已经浑浊了，极力地辨认，哪位大兄弟呀？她靠着门并不动。我是马家的满崽，问你，罗兰，罗兰在哪里？妇人一个逼近，你晓得罗兰？她的手只是在空中抓捏了一下，涣散着，一声长调：明伢子，你该归窝了。秀芳慢慢地走向镇口。

秀芳姐，你告诉我徐婆婆住哪个地方。

明崽，你跑哪里去了。

生活便是这么一些散淡的光线与长长短短的声调。

夜里麻爷爷的孙女把床让给我。我走进东厢房，室内很空，贴着刘德华与张惠妹的海报，那木板床躺上去吱吱呀呀地叫，还好，床单、被褥很干净，只有那种湿凉湿凉城墙的四角包围我，那是时间也洗不去的味道，格外能入梦，晕晕沉沉地，房顶瓦缝有些嘎嘎嚓嚓地响。秋虫织出长长短短的声音。

一线月白光线不知从哪儿射来，照着一件宝蓝大襟，衣是白花，抖动时如槭树叶，纷纷扬扬，那个人转身，似男非女地宛宛而笑。你是谁，几十年了，你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来，我告诉你，他凑过来，一股浓厚的尸臭，那白厉厉的獠牙扎穿了我的耳朵，我猛力推开。

他竟是我爷爷，牙齿如刀锋排列。但我从未见过他。

3 水边的女人 或者古镇

我从南边叫桃源的一个地方来的，过新墙河天已经黑了。我沿着光滑的石级走到镇口，站在那棵槭树下，不知朝哪儿走，最先发现的是镇左边的两层楼，吊着大红灯笼，三个，每个一字：秀女楼。日晒雨淋的阁楼扶栏漆色剥落已尽，是木纹的灰色，记得那夜还有点月光，像女人忧郁的眼泪，软绵绵地敷在朦胧的瓦顶，落在青石板上，灰蒙蒙的光，惨惨淡淡，我心里只想哭。

一个男人从镇东背手走来，似乎背后有光，脸看不清，个子高大，他头是低下来的，认真地看我的脸，然后打量全身，我倒不害怕了，有人，在街上，坏人也不能吃了我。丫头，咋一个人走夜路？男人嗓音很粗。我和家人去巴陵，在雨塘走散了。我不知叫他什么？他带着我走，是一种很神奇的牵带，无法说清楚他怎么吸引我的，哦，他身上有一种浓重的旱烟味，散在夜雾里很香，他低下头说话时，口里有一种味，嗯，是剁辣椒味，这个男人一身都是粗重的痕迹。

女人被诱惑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吸引她。他说，你只能在我的柴房里睡，我老婆、伢崽都在家里。男人在东墙角给我铺稻草，旧年谷草很香，盖上旧棉被软软的，我躺上去，便陷入一个旋涡。我很快便睡着了。

半夜，一阵枪声在河对岸响起。回环过来，才明白是岳阳方向的。黑暗之中声音格外响亮，这时街心有零乱的脚步，低哑的声音，似乎还有木质钝器，或金属的碰撞，那种战争年月，应了兵荒马乱这句话，我躲在草堆里咬着被子，身体一阵阵发抖，我希望那个男人来，侧耳能听到门枢转动的声音，脚步踩出了门槛，在街心粗重地印着。

不久马蹄声在青石上敲得清脆，踢踢踏踏，一阵延续，没有枪声，也没刀

器劈杀，但打仗的恐惧像棉絮般在嗓子里，窒得人头发晕，颤栗与抖索，一会儿没声音了，静得头发根发炸，四周的黑暗一层一层地覆盖，我尽量压住抖动，可草堆晃动，窸窸窣窣，我本能地压着被子，突然一只老鼠从手边窜过，天，老鼠，我听那吱吱声便出冷汗，竟没想到这个毛乎乎的东西，还在柴房睡了半夜。

我吓得不会哭，只要这时出现一个人，我的身体会化在他身上。门响了。关合，脚步停顿之后，我盼望脚步声靠近，踩进我的心里。男人带来一种气息，沉重而又松软，我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

我把他抱得很紧，几乎都感到指头抠进他的肉里，他身子发硬，冰凉，但他有着树木一般的结实，我只是他树杈上支起的一件衣衫。他把手盖在我的头上，头发在掌心感受到掌纹的粗壮；他把僵硬的指节弯曲，努力地移动，在我脸上印着指肚，我用嘴唇衔着，吮一下，把户外野色中所有的气息都吸进身体内，他的手捻着我领口的布纽扣，捏一下，骨节嘎嘣一响，似乎裂开的是衣缝，他脱掉我的衣服，没有程序，我不知道他如何拉开我的束带，他很内行，肥大的裤口，哗然而落，随后便有了腿上的光滑，我用衣襟把他的头包在胸口，奶像蚊子叮了一口，抖动一下，接下来便是挤得我透不过气。记得他说女人的身体总是像蛇一样缠着男人，柔软，光滑，男人得小心翼翼，害怕弄破了女人（其实，我当时渴望他弄破，撕碎，把我麻醉）。男人两只手轻轻地把我拎起，双手抱着我的屁股，我感到十根手指火一样烫，肚脐也发热了，体内一股热流向下顺着骨盆流，突然，一个溃缺的口被堵住了，结结实实地，开始是刀锋豁了一下，我本能地弹起来，最后还是落在他的掌中，最后是强有力的一根门栓，堵死了我身体的出口。

他抱着我在室内走动，像颠花轿那般，我的心也是那般抖动，很快心血四处漫涌，下腹慢慢地，慢慢地抽空。他就那么抱着我到五更，天体白色蒙蒙地映在纸窗。

我额头有些迷糊，清醒时已经中午了。他进门给我带来饭菜，我真地饿了，已经有两顿没吃了。你叫啥名字？慢慢吃，莫呛着嗓子。

我，我叫旧玉。家里人叫我玉儿，算命先生说叫旧玉能耐久，不坏的玉，有后福。你就叫我徐旧玉。今年14岁。

男人笑了，牙齿很白，眼睛很亮。随手拍拍我的头，你就叫我马镇长吧。

一个白天的到来便把昨夜黑暗的历史关闭了。

4 时间与踪迹

历史在于寻找过去的踪迹,无论它是重大,或者渺小。抑或仅是生活的微末细节,某一个弹手的姿态也会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岁月把过去滤选,汰洗,综述成文献。现代人相信历史,是人类长期培养的一种文献心理。

如果你能找到:没有历史。你便有了发现。

历史只是一种时间,连续的播种,绵延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把这种时间性悬置起来。

拆散时间,非连续性到来。你会看到具体的事物位移,位移即运动,运动即空间。

并置的空间便是真正的历史。

你看不见草的生长,历史在草丛中发生。河岸有一棵树,它看不到话语的生长,却留下河水后撤,风云飘移的痕迹。人被历史谋杀了,可谁也看不见。

历史总是在游戏中神秘出场。

我说自己,对象会把它记录成话语,历史的缝隙始成。

我作为历史,总是要灰飞烟灭的。

5 栽种民国 28 年

我这儿没民国 28 年的绳事。

据说坂垣征四郎坐镇武汉谋划长沙会战。

我的父亲说,跑日本,跑日本的时候,便是战争的确烟弥漫过来,实际大战前特别安静,人们只是等待,似乎是惊呆了似的,如果偶尔听到一声枪响,惊慌便开始了。路对行走者没有意义,人们漫山遍野地逃散,或钻树丛草木,钻洞穴岩缝,凡可躲人之处,人们把平时废弃,最无用之地利用起来,藏匿是人群最关注的。

古罗镇据说那时依然安详,马镇长在街上游弋,各家各户把东西藏好,金银珠宝带在身上,脸不用洗,女人最好抹一些锅底灰。镇上也集合了 20 多人的地方民团,马刀和老铳都用上了。男女老少都问马镇长,鬼子会来吗?

他们相信马镇长,他参加过北伐,是敢死队的,汀泗桥一战,他的马刀都砍缺口了。还有,说他在长江边上和日本鬼子交过手,劈了两个日本人,夺了支三八大盖带回来,民团的轻机枪也是以前南北军在岳阳交战时,他缴获的,他在薛岳手下当过排长,随后负伤了才回来当镇长的。

战争已经发生过了，对所有人都只有枪炮声的记忆。

我记事的那一年是从平江山里逃兵回来，马镇长发给我一把刀，记得那把刀很长，竖起来刚好抵住我胸口，我们几个大孩子和成人都集中在烧毁的罗家祠堂，都在等着，我不知道等什么，黑暗从墙头落下来，像稻草一般沙沙地盖着，总有几个人进进出出地传递悄悄话，三更天后，马镇长说，都把枪放在鼓皮柜里，拿上刀，锤子，梭镖，注意到地方后听我的命令。我们先是顺着河岸向西行，入秋的河水没有声音，却有阴凉浮上来抬着很淡很淡的雾，杨树柳树的叶子没褪尽，间或飘下一些，脚下的草有些硬硬地扫着腿和趾尖，但脚板踩上去还算软软的，远方的房舍缩在山湾，或像一只黑鹅站在塘边，涂成一个寂静，野地本来很空旷，田里稻谷都已割掉，裸露的黑泥有一种香味，我们离开河流，从田野踩过，北上，几个小时后接近了铁路，20多人顺着轨道走，我明白了，老辈人说，山大王偷火车就是这样。那是一列闷罐车停在两山之间，车头部分有灯火，有站岗放哨的人。马镇长在一片树丛旁压低声说，老标头和青山三个人撬开铁门，王和尚、罗二狗带5个人收枪。其余的人跟我进去后，先用锤子、刀背敲鬼子的后脑勺。待他们晕倒后，把头割下来，一个头赏大洋一元。

我进闷罐车的时候一片黑乎乎的，只有声音，锤击，刀劈，闷闷的倒塌，刀锋与骨头，铁器碰撞的清脆，滋滋啦啦的水液，粘稠，热得手发抖，脚下本是笨重的脚踏，踢踢碰碰，最后脚似乎被铁板吸住了，乡野捻碎的蛇床果，红色鸡冠花，老奶奶剁的红辣酱，涩涩腥腥地刺鼻子。

无数花瓣儿捣碎成液汁，浮着古怪的香味，丝丝，叭嗒，重重的水液扑在我的脸上，很热，我一摸，手指被胶粘住了，是从脖子喷出来的，我摸过去，血还在喷，无头的脖子在倒塌之中，滚下的头砸在我的脚上，我顺手捡起，很快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抢走了。我这才记起，一个头是一块大洋，我的刀便在倒下的人堆里乱剁，还好，我从地下胡乱摸到几个头。我从尸体上剥下一件旧衣包着出了车门，夜晚的空气，花冠一样鲜艳，清新。

从浓烈的腥膻味中洗浴出来，才知道自然的青草味不能省略。火车前部似乎有灯光过来，我们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往树林子里一钻，慢慢地移到木耳山，良久，队伍整顿好，沿着河岸上行，在镇口水中洗干净，大家扛着人头去祠堂，我记得王和尚一身都背着人头。

那一次我也不知道割了多少人头，我背了三个，记得最清楚的是马镇长，一个人头也没割，他在祠堂中厅展开一个大包袱，哗然摊开，有上百只耳朵，而且是一色的右耳，以耳代脑，他得了一百块大洋。奖励他为抗日英雄。